



李盛方 著

# 天山筑路记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I247.5  
(W)19

0081484

# 天山筑路記

李盛方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9年·北京

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-0081484

937253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部中篇小说，是描写我新疆建设兵团的一支筑路队伍开辟烏库公路的英雄事迹。在这支队伍里，有久經斗争考驗、为革命流过血汗的干部和战士；也有刚走向生活的知識青年。他們以高度的革命热情，克服了自然条件的一切困难：零下四十度的严寒、凶猛咆哮的洪水、飞鳥絕跡的峽壁……都沒有吓倒他們，他們终于在拔海四千多公尺的冰大坂上开出了公路，在悬崖陡壁間架起了大桥；自古以来的天山之謎被他們打破啦！

小說里刻划出了不少英雄人物的形象，如英明果断的团长王貴林，敦厚質朴的指導員全林，乐观、勇敢的青年战士刘三娃等。特别是小說里的一羣知識青年，都很可爱，他們是新一代的青年形象，小說也描写了那种畏惧困难、逃避困难、为人们所不耻的个别的胆小鬼，小說告訴了我們，这种人如不彻底改造自己，終会被时代所拋棄的。

# 目次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营火晚会 .....     | 3   |
| 第二章 | 新的生活开始了 .....  | 16  |
| 第三章 | 歧路 .....       | 34  |
| 第四章 | 水帘洞 .....      | 46  |
| 第五章 | 受人欢迎的售货员 ..... | 66  |
| 第六章 | 小洼地带 .....     | 76  |
| 第七章 | 向后峡进军 .....    | 87  |
| 第八章 | 在隔绝的日子里 .....  | 103 |
| 第九章 | 意外的事情 .....    | 112 |
| 第十章 | 攻克冰峯 .....     | 132 |
| 尾 声 | .....          | 141 |



## 第一章 营火晚会

### 一

白雪复盖着一望无际的原野，北风象千万头凶猛的野兽，在这广阔的原野上，狂啸怒吼，雪花被卷得漫天飞舞，整个大地都被这狂风大雪所笼罩了。

一辆敞篷大卡车，迎风疾驶，车后掀起的雪流，一匹白练似的撒了开来。

“刘光伟，甯睡啦！快把我挤下车去啦！”一个小伙子嚷着，一面摇了摇靠在他身上熟睡的刘光伟，刘光伟蜷缩着身子，帽子、围巾、大衣几乎将他裹得一丝不露，他把大半个身子的分量都压在小伙子身上，经小伙子这么一摇一嚷，他才迷迷糊糊地直起腰，提提衣领，把已经扣紧了的帽翼又拉了拉，没精打采地背风坐着。

在一个浓眉大眼名叫滕桂的小伙子旁边，坐着一个长辫子姑娘，她叫肖芬，这姑娘约摸十六七岁，椭圆脸儿大眼睛，睫毛又长又黑，军帽的帽翼没有扣上，就象鸟儿翅膀似的迎风张开着；面孔被风吹得红红的，她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这一望无际的戈壁滩，这时风雪已经平息，天空露出了太阳，阳光斜射在白皑皑的雪地上，雪光有些刺眼，她从袖筒里抽出火热的手

来，揉了揉那被雪光刺痛的眼睛，睫毛上的冰珠被揉化了，一对大眼睛水汪汪地，象饱含着热泪。那个浓眉毛大眼的滕桂笑問道：

“肖芬，你哭啦？”

肖芬道：

“我才不哭呢！要哭我就不来啦！”

不知是誰，接上来说：

“是呀！誰要哭鼻子，就把我們西南軍干校的脸丢光啦！”

車上活跃起来，有的談着将要到来的新的生活；有的深情地回忆起軍干校的同学和生活来……这时，不知是誰輕輕地哼着一支歌子：

“千条河水会成川，

千万人的力量大无边，

风卷雪花滿天舞，

风雪中的紅旗在招喚。

.....”

大家不約而同地应和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越唱越有劲。歌声刚落，肖芬高兴地說道：

“同志們，我們合唱‘从南方到北方’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大家同声贊成。坐在左面的吳素华，用肘子碰一碰肖芬說：

“肖芬，你起个音吧！”

肖芬挺了挺身子，把两只手举在胸前，做着起音和指揮的样子：

“从……而說話啦！从……預备——起！”

“从南方到北方，离別了綠化城，离別了我的故乡！亲爱的媽媽呀！請擦干臨別泪，你儿好奔赴远方，啊！你儿好奔赴远方。

从南方到北方，离別了同志們，离別了我的故乡！亲爱的同志呀！我要奔赴祖国边疆，去挖第一锹土，啊！去建第一座房。

暴风动搖不了我們的意志，寒流冷却不了我們的熱情，我們要用劳动的双手，把高原变花园，我們要用劳动的双手，把高原变花园。”

歌声剛落，周彬打趣地对肖芬說：

“咱們是六部合唱！六部合唱！”

滕桂笑着說：

“音起得太高啦！”

肖芬摸弄着胸前的长辮，接着又猛一下把辮子甩到身后，笑也不是气也不是，狠狠地看了滕桂一眼，埋怨道：

“什么高啦低啦！你們都不好好唱嘛！”

又一个小伙子大声地笑着說：

“你再指揮一个，我們保証唱得你滿意！”

“算啦！算啦！我再不起音啦！”肖芬說吧，把头轉向一边。車上再平靜不下来啦！有的說起音太高，有的說大家不支持，有的說打拍子不起勁，有的咯咯咯地傻笑。

車开得很快，眼看戈壁灘就要走穿啦！前面不远是两座高山，两山雄伟地对峙着，就象荒原上两扇聳天的大門，一下



阻断了去路。但很快就可以发现，在两山間有一条蒙雪的林带，公路随着林带延伸到左山脚下，蜿蜒在戈壁滩上。滕桂凝视一会，他轉过身子向周彬說：

“周彬，这样气势雄伟的自然景色，你这个画家又可以显显身手啦！”

周彬也被这景色吸引住了，他指着公路旁的一条蜿蜒的冰川对滕桂說：

“瞧！有山，有树，还有小河，看来可能就是地图上指的白楊河哩！”

进山以后，沿着白楊河向南开去，这一带公路极难走，汽車顛簸得很厉害，刚爬上一个陡坡，又停了下来。这是进山以后的第三次停車。駕駛員掀開車盖，将半截身子鑽在車头內修理起来，修了一陣，他伸出头来看看天空，这时，太阳已經被西山遮住，东山的山顛上，被斜阳鍍得紅紅的。“糟糕，太阳快入土啦！”他自言自語着，皺着眉头将車盖盖上。他轉到車后，用脚把輪胎踢了几下，发现一只胎泄气啦！他又看看太阳，然后焦急地向車上喊：

“同志們，請你們下来休息一会，我換一个輪胎。”

这一群青年男女听到駕駛員的喊声，便一窝蜂从車上跳下来，十几双毡靴在雪地里吱吱吱地走来走去。肖芬在脚下抓起一把雪，使劲地捏成一个雪球，雪水从她指縫里直往下淌，一会就冻得她骨节发痛，她使劲把雪球扔得远远的，然后甩掉手上的水，捧着两手呵热气。只有刘光伟一人鑽进駕駛室，捧着一本“紅樓夢”在看。滕桂象一个小学徒，跟在駕駛員

身边轉，帮助递递工具跑跑腿。

一切都好啦！駕駛員脚踩油門，但怎么也发动不起来，他拿着搖把嘟囔着：

“他媽的，冷啦！发不起来啦！”他边說边搖，汽缸一点也沒动静，他又扯了一些棉花，倒上汽油烧汽缸，烧火塞。过了一会，他高兴地說：

“热啦！再試一下。”他搖了几搖，还是发不动。他丢开搖把，看看滕桂說：

“小伙子，来！你帮我搖，我看打火不打火？”

滕桂接連搖了几下，駕駛員看着火塞发呆。他焦急地长吁了一口气，然后向滕桂摆了摆手。滕桂停住搖把，用衣袖擦着滿脸汗水。这时，太阳已經入土，黑夜就要降临啦！駕駛員脸色有些发青，眉毛紧紧地鎖在一起，焦急呀！“今天党交給我的任务沒有完成，这十几个刚走向生活的青年学生，将要在这无人烟的深山雪地里过一夜，咋办呢？就是修好也不能再走啦！咋办呢？……”

滕桂走到駕駛員跟前，想要問什么，却又沒有开口，沉默了一会，駕駛員看了看滕桂，低声問道：

“你們中間有党员沒有？”

滕桂說：

“沒有，只有三个团員。”

“你是团員吧？”

滕桂点了点头，駕駛員靠近他一步，輕輕地对他說：

“天快黑啦！汽車一下子不能修好，离駐地还有四十多公

里，路难走，又刚下了一场大雪，晚上看不清路，最容易出危险，就是修好也要明天才能走。你们讨论一下吧！看怎么样把今晚上安全度过。”

滕桂一听要在这里过夜，心里有些七上八下的。駕駛員見滕桂有些慌张，赶忙安慰道：

“不要害怕，我是党员，有我在就有你们在！你们先研究一下吧。有什么困难问题，随时找我好了。”

“对！就这么办。”滕桂转身向周彬走去，又顺手拍了王津生一下：

“走！我们研究一件事情去。”他们三个人一直向公路南面走，走到二三十步远的地方蹲了下来。滕桂把情况谈了谈，然后征求周彬和王津生的意见。周彬向四下看了看说：

“我们背着背包走，走多远算多远。”

王津生想了想，犹豫地说：

“今晚是月黑头，我们路不熟，摔坏了怎么办？再说碰上狼群也不好办！”

周彬说：

“不能呆在这里冻死！要说狼，这里就没有狼了？”

王津生说：

“我们都坐在车上，叫三个女同志坐驾驶室，等到天亮再走。”

周彬又说：

“晚上最冷，坐在车上你能保证不冻坏人？……”

争来争去，也没有结果。

滕桂一有事总是弹他的脑袋，好象有千百个虫子在咬似的。他那黑黑的眉毛紧紧地锁在一起，过了一会，说：

“是呀！走是不行的，我们十二个人，最大的刘光伟才二十一岁，最小的肖芬、吴素华才十七岁，其他的不过十八九吧！要背这大个行李，又穿这样大一双毡靴，不说走四十多公里，走个十里八里就够呛啦！坐在车上过夜也不太好……啊！”他好象想起什么似的，“我想起一个故事，我小的时候听说过，野兽是最怕火的，我们要有一堆火多好啊！”

周彬向山上看了一下，猛地站起来喊着：

“对！对！咱们上山找柴禾去！”

滕桂又补充说：

“头一趟咱们三个先去，看看情况，必要时再来发动大家去搬！”

周彬和王津生异口同声地答道：

“对！咱们先去了再说！”

三个小伙子兴奋地向山上爬，树林离公路约三百公尺，滕桂走了几步说：

“小周，”他又看看王津生，接着说：“今晚我们可要沉住气呀！万一出了什么事，我们要以青年团员的行动站在最前面！驾驶员是个老同志，是党员，我们要多向他请教，可不能盲目胡来呀！”

王津生说：

“我们一面烤火，一面讲英雄人物的故事，大家一听故事，就什么都忘记啦！”

周彬說：

“行呀！我是什么都不怕的。”

三个小伙子又悄悄地向山上爬，雪有一尺多深，上山很吃力，他們爬得滿头大汗，終于来到森林跟前，三个人一股劲地向森林里走去。密密实实的塔松，象一把把沒有撑展开的大雨伞，有的枝叶一直鋪到地，有的被雪压得直不起腰，有的皮脫叶落干枯了，有的横七豎八地臥在雪地上，发出一股嘔心的朽木气味。刚进树林，就觉得阴森可怕。周彬走在最前面，他突然倒退两步，輕輕地对滕桂說：

“那是什么东西！？”他声音很小，有些顫抖。滕桂和王津生向周彬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見一只大野猪，在松树上擦痒，顏色是黑麻黑麻的。滕桂輕声地問：

“咋办？”

周彬說：

“把它吓跑。”

王津生說：

“小心它伤人，咱們先爬上树吧！”

周彬壮着胆子指着旁边的一棵大树說：

“好吧，你們先上去。”大松树的树枝一直貼着地，滕桂和王津生象翻单杠似的一蹶而上。周彬又回过头瞅瞅野猪，才轉过身来抓着一根干树枝，刚用劲向上翻，树枝“啪”一声断啦，周彬一跤摔在雪地上，他又赶忙从地上爬起来，两眼直盯着野猪的方向，他伸手去抓树枝，可是两手不断地顫抖着，不听使喚，怎么也抓不住。还是滕桂伸手拉了几下，才把他拉上

来。

野猪听到响声，向这边看了一眼，回头就跑啦！

“啊！不只一条，两条，三条，……”王津生向野猪逃跑的方向高兴地嚷着。当野猪都跑完以后，滕桂打趣地说：

“小周还说怕呢！刚才如果是只老虎，该它打牙祭罗！”

周彬故作镇静地说：

“我扯断一根树枝就把这野种吓跑啦！它要是真来呀！……”

“算啦！算啦！甭吹牛啦！”王津生没等周彬说完，插了两句。三个人在树上一面谈笑，一面紧张地搬起干柴来，“啪啪”的声音在森林里乱响着。他们搬了很多干柴以后，才从树上下来。王津生说：

“咱们围一围，看这树有多大？”

周彬说：

“两人还抱不住哩！”说着他“嘩”地一下从树上剥下了一大块树皮，叹惜地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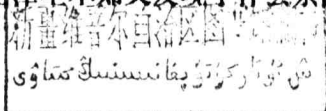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样老的树没人砍真可惜！”

滕桂走到一根卧在雪地上的死树前，他用脚一蹬，毡靴陷进去啦！他把脚抽出来，朽木就成了粉沫。大家不禁又叹惜了一番。

周彬拖了几根干柴，看见王津生蹲在雪地上不动，就向他喊着：

“天色不早啦！走啊！咱们拖回去还要来一次哩！”

王津生不知又发现了什么东西，他向滕桂、周彬招手，一



637253

11

会，这三个小伙子又蹲在一块啦！周彬說：

“这里不会有狗，一定是狼脚印。”

滕桂向四面察看一番，又发现一些奇怪的脚印。他說：

“你们来看看，这是什么脚印？”

王津生說：

“有点象人脚板，肯定是人熊。”

这时，三个人的心情都有点紧张，滕桂說：

“今晚可要特別小心啦！最好我們三个人輪流站哨，回去后千万不要說我們碰上了野猪，更不要說我們看見了什么脚印。”

王津生說：

“对！”

三个小伙子連扛帶拖地下山来啦！他們刚到停車的地方，正在修理汽車的駕駛員笑咪咪地看着他們，其他的人都很惊奇，不知他們要干什么？肖芬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他站在車上俏皮地喊着：

“同志們，晚上开营火晚会，希望大家踊跃参加。”这一来大家都知道走不成啦！紛紛向滕桂他們奔来，接着一片喊声：

“走啊！上山扛柴禾！”

“走啊！扛柴禾去呀！”

.....

这时，只有刘光伟一个人仍然坐在駕駛室里，他清楚地听见了外面的叫喊声，也从窗口看見自己的同學們都在向山上爬。他費了好大力气，才使自己从那軟和的沙发椅上站起来，

可是，当他刚把头伸出驾驶室时，一股冷风迎面扑来，他浑身哆嗦了一下，再看看那将黑下来的天空，他感到自己是那么恐怖和孤单，连忙缩回身子，颓然地倒在沙发椅上，用衣服把身子裹得更紧了。驾驶员奇怪地向驾驶室看了两眼，心想：“别人都上山拾柴禾去啦！他为什么坐着不动呢？嘿！我找点工作给他干。”

驾驶员把车门打开喊道：

“小伙子，起来起来！他们都上山打柴去啦！你来给我帮帮忙吧！”

刘光伟慢吞吞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弯腰缩脑地走出了驾驶室。驾驶员从沙发下取出一把军用小圆锹，然后叫刘光伟：

“小伙子，这里有把圆锹，你去打扫一块雪地出来，一会好烤火过夜。”

刘光伟接过圆锹，走了两步，驾驶员又叮嘱他说：

“选一块背风的地方，打扫宽一些。”

刘光伟回过头来看了驾驶员一眼，然后无可奈何地拖着圆锹走了。

## 二

天黑啦！柴火烧得辟辟拍拍地响，红色的火焰窜得老高老高，附近的雪地都给映红了。大家都拿柴棒当板凳，自然地坐成一个圆圈。驾驶员提来一桶雪说：

“同志们，今晚上对不起大家啦！不但没房子住，连饭也吃不上，咱们烧点开水喝喝吧！”他把水桶煨在火边，不一会，



水桶就吱吱吱地响起来。

周彬伸出两手烤火，笑咪咪地说：

“很可能是这山沟里的第一堆火吧！”

王津生一面加柴，一面说：

“狼和老虎最怕火啦！见火它就跑得远远的。”

肖芬自豪地说：“这是标准的探险家生活！”

不知是因为兴奋，还是火光的映照，她的面孔红红的，两个眼珠就象两颗黑宝石似的闪闪发光，显得比平日更为可爱。

刘光伟看着火光发呆，不知他在想什么？一会，他意味深长地咂咂嘴说：

“这火呀！烧羊肉最美，最香。”

.....

题材很多，越说越起劲。肖芬突然站起来打断大家的话说：

“我提个建议：今晚开个音乐晚会，来庆祝我们开始走向生活好不好？”

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欢迎和支持。不一会，三把二胡，一支笛子和一把提琴合奏起来了。

周彬掏出笔记本，正在聚精会神地作写生画。肖芬听奏乐听得出神。奏乐的五个人都很兴奋，他们奏完“梅花三弄”，接着又奏“步步高”，完了一个又一个，不要谁提意见，也不等别人来欢迎。周彬放下笔记本说：

“我提个意见：搞乐器的同志们疲倦啦！让他们先休息休息，换一个节目好不好？”